



開花結果甚罕見

筆者常認為現時香港掌握最多青少年性教育資源的人和機構，是傾向性放縱 (Sexual Indulgence) 的一派佔盡上風，傾向性節制 (Sexual Abstinence) 的一般被標籤為「保守」。

每隔一段時間，中學生應否自由談戀愛，甚至應否自由參加「婚前性行為」都會成為傳媒的熱話。差不多每一次都聽見有「專家」(主要是社會工作者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員) 聲稱家長遇到中學生子女談戀愛時，不要「打壓」云云！

「打壓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罪名，有千鈞之重！總令筆者想起香港著名電影演員盧敦先生(圖，一九一一至二零零零)，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聯改編巴金著名小說《激流三部曲》，拍成《家》、《春》和《秋》三部經典粵語電影。盧敦叔演活了故事中的大家長高老太爺，他可以說是飾演「代表封建制度壓迫年輕人」的專業戶。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社會較多有自由戀愛，給年輕男女實實在在的忠告，還能像盧敦叔在電影中那樣逼死自家的兒孫嗎？

筆者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新時代，透過台灣遠流公司架設的「金庸茶館」網絡遠地結識了一些也是熱愛金庸小說的小朋友。當中年紀最小的女孩初入茶館時還是個小學生，我們是單筆論交，小女孩曾言道：「朋友中以潘國森年紀最大！」

過了好幾年，小女孩升上中學，有一回告訴我，她交了個男朋友，要談戀愛了。若序年齒，則潘老頭或許比小女孩的父母還要年長些。於是換一個身份，從長輩的視角去聊這一起活生生的「中學生拍拖」個案。



我第一問很直截了當：「玩的還是認真？」我們廣府話方言的「玩」字，在此解作「鬧着玩」。小女孩說是「認真」的，並已經告知父母。當然小女孩談戀愛一事，還輪不到「我老人家」去打壓。第二問更直接：「有打算幾年後結婚？」小女孩沒有正面回答。

可能因為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始終太大，我還可能比她的父母更「囉嗦」，這段「中學生拍拖故事」的發展就只在圈中其他人口中得知。後來小女孩升了大學，小男友卻早已投身社會，待得小女孩大學畢業之後不久，小男友的事業已經有了基礎。然後，就是結婚、開枝散葉。豈有此理，這傢伙還沒有請我吃喜酒呢！

這是潘某人活了幾十年見過唯一一次中學生拍拖而成功開花結果的案例！

幾十年前香港的老牌名中學多數是男女分校，潘老頭的也是「和尚寺」(男校之謂也)。有一位同學很早就有了女朋友，人前人後還介紹說是「老婆」！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我們其他所有不具備如此條件的「單身寡佬」只有羨慕的份兒。結果怎樣？此君今天的「老婆」自然不是當年的「阿嫂」，他們是「鬧着玩」還是「認真」都不再重要。

還是回到小女孩案例，她的初戀一舉成功，然後結婚生育，情海無波。那麼不管當年有沒有面對「婚前性行為」的考驗，也是不再重要。

為什麼可以「情海無波」？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男女雙方對於「為什麼談戀愛」早有共識。是認真要找結婚對象，不是鬧着玩的。或許要先有共識，然後「中學生談戀愛」才不至於談出大毛病來！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三



「一帶一路」團結歐洲各國

24節令春分已過，正是春耕忙。所謂春分，是指南北半球晝夜均分，亦是春季已過半了，時間過得真快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年復始，年復年。對於農民而言，對所謂季節相當重視。

城市中人眼界較為開闊，視線甚至涉及全球大事。皆因政治經濟密不可分，投資者關係利益所及，故特別重視之。近日環球焦點聚焦於美國聯儲局有關利息走向的看法，上周正是美國聯儲局議息之時，聯儲局主席對美國經濟GDP增長並不樂觀，明年更差，今年之內似乎未有加息的可能，甚至揚言九月會停縮表，這番被稱為充滿鴿派的說話，令聽者頗為震撼，特別是對投資者而言，對未來投資策略略進退維谷，忐忑不安。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談判正在進行中。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言行不一致，外界對其誠信並不認同，投資市場引起波動不小，如坐過山車。本來，美國聯儲局鴿派言論對息口放緩，對投資市場應是好消息，不過，市場中人卻認為加息預料是經濟衰退的誘因。很多人都認為是利淡消息，所以，美國股市下跌，港股亦然。其實美國的經濟前景並不樂觀，人民歸咎於特朗普挑起貿易矛盾，令全球各國經濟受到相當衝擊，對於發起者而言，如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樣，到處點火，不利人更不利己。明年將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意欲連任總統的他，在此時此刻心中有數做了檢討，以迎合選民利益需要。可惜，好強的他思維與言行並不一致，引起環球經濟波動，實屬遺憾。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完全國兩會後，啟程往歐洲三國訪問，彰顯大國外交領袖風範，令人點讚。習近平此行重點在倡導「一帶一路」，團結歐洲各國，為中國也為他國的經濟發展作出努力，並且宣揚我國堅定不移推動落實重大改革開放的舉措，爭取外貿推廣，團結更多朋友。

事實上，港人在看到傳媒對兩會所見所聞報道後，大增信心，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港人認為香港不僅是參與者，更是主角。因此，對於政府工作報告，聚焦今後經濟與民生高質量的發展，而香港更融合在國家發展大局，前景一片光明。全國人大是立法機構，今次制定及通過《外商投資法》，對於包括港商在內的外商投資有更大保障，令投資者增加信心和決心。港人只要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就一定牢牢把握機遇，實現香港自身更好的發展。

國家公佈了很多利民惠民的政策，盡快推出減稅降費的措施，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相當有利。

百家廊

韓鳳平

有哪個人能從小鴨的黃蹼裡發現春、看懂春？當讀到宋代詩人蘇軾的詩句「春江水暖鴨先知」時，我驚歎了；台灣散文家張曉風《春之懷古》中那句——春「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嬌嫩而細膩的春，能悄悄寫入小鴨的黃蹼，這到底是誰的傑作？

這不僅僅是蘇軾、張曉風的「生花妙筆」，乃是自然的神筆把萬物都塗上了春的顏色、春的感覺。其實，這個時候，萬物都被注滿了春，注滿了愛，每一個角落總會有像「小鴨黃蹼」一樣的東西——這樣、那樣地滲透着春的氣息，我們心間的春也隨之被打開了。

作家江柳在《唱春》中竟然疑問道：「我在這『千里鶯啼綠映紅』的美妙春色中酣歌笑舞，是因為青春正醞釀的變化和肌體的騷動，也許是因為相似的風、相似的雲，還是因為生命裡一種不易察覺的相似的心情？」也許，春就是這樣一種說不甚清，又頗為相似的心情、相似的感動。春代表了無愛無慮，也代表了希望，代表着相知與新生。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春「像剛落地的娃娃」、春「像小姑娘」、春「像健壯的青年」。

春，使每種生命都在吵鬧，讓每個人在發聲，令每一寸空間都在醞釀生機。無怪散文家謝大光慨歎春——讓人感覺有些煩亂，「愛做長夢的人，愈來愈睡不踏實了」，因為這些人被無所不在的春所挾裹着、所催促，即使不想醒也得被吵醒了。

春天也許也是這樣的——變成一種別樣的「殘酷」，但我想——有時春的殘酷還不止於此。春天病菌活躍了，濕氣搗亂了，沙塵暴也湊熱鬧了，剛換下的棉衣又被迫穿上了，陰雲更是把春描述成一則則謊言，一次次欺騙。但人們為什麼還是那樣喜歡春、盼望春、鍾情春呢？

因為春是一種歷險。春的歷險的感覺，



懷念陶然

下雨的周末，手機閃了一下，突然來了「陶然猝逝」的一個訊息，我腦中一閃，是我認識的作家前輩陶然嗎？此刻，我頭腦完全空白，去年已有太多文人逝世了，心中希望這不是事實！一分鐘後，那訊息被刪掉，我以為那是誤傳了，便鬆一口氣。我隨意登入手機的微信群瀏覽一下，看到我和陶然的合照，那是去年十月在國慶酒會上的留影！記得那天在酒會上，人頭湧湧，沒見到熟人，我正想去取一杯飲品時，抬頭便見到陶然先生，令我大喜！而陶然是一貫的溫文儒雅，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樣子，但或許受我的興奮表現感染了吧，也難得茫茫人羣中有緣遇見，他欣然和我合照，而一向話少的他還補一句：請傳回照片啊！

看着照片，恍如昨日；手機還顯示他昨天仍在線的，不是嗎？但很快，作家聯會傳來正式通知：我們的執行會長陶然先生因病逝世！前輩溘然長逝了，走得那麼突然，頓感生命無常，怎不令人懷念、難過！記得每年書展，或在文學聚會上遠遠見到陶然，他總是微笑點頭，態度很和善，但我們很少有交談，我是看他的著作和他編的書而敬重他。如他說：「敬佩欣賞一個人，遠遠望去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像影迷歌迷球迷那般狂熱。」說得真實，我就是如此的敬佩他。

那一年，潘會長建議我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我很想請陶然當我的推薦人，我拿着文件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即爽快簽了名；我常記着和感恩他。有一段時期，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雜誌每期待有專輯，我覺得每次的主題都定得吸引和貼近時代生活；在某文學聚會上潘金英和我見到陶然，他說下期是關於手機的專輯，你們各寫一篇吧！金英和我都高興地交了稿，便雙雙出發去杭州一個兒童劇交流論壇，回程時打開手機，原來陶然提我欠交簽名樣式，要趕快傳上去發稿了。啊！辦文學雜誌，編輯的工作量何其多又瑣碎！陶然還要提醒我這冒失的小作者，真辛苦了。

如今《香港文學》雜誌在國際間華人作家文壇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實有賴兩位前輩：劉以鬯和陶然多年來默默的工作和貢獻；而陶然眼光獨到，交棒給具才華及魄力的周潔茹編輯，期望《香港文學》雜誌愈辦愈好。彩雲聚散，陶然自得，願前輩一路好走！



▲致花 作者提供

作家筆下的春

聊春天，是坐在山坡休息時伴着鳥鳴聊春天。春光靜靜落下，把抽水機噴出的水舌塗上了金箔。幾間破舊的鐵皮房旁，一群又一群蜜蜂叮在一片油菜花上，好像是朝聖的人群哄不走，揮又來。這時，雨燕壓低了翅膀，桃花燒紅了半邊天。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春天在詩人眼裡，往往是從鐵開始的。鐵匠是打製鐵具的人，而鐵具是打爛泥土情懷的開山祖師爺。雖然哪一個春天也不是鐵板一塊，但哪一個春天不都是由鐵器攤泥、濕土孕育種子開始的？正所謂「河裡流水，岸上開犁」。

春天並不比溫濕度更有教養，但植物的和諧，有很多時候非常需要堅毅的鐵來破題。天乾物燥與鐵無關，濕潤多汁與鐵擁抱。所以，「九葉詩派」的穆旦講，春是「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是我們二十歲緊閉的肉體，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鳥的歌」。

陳子弘在《春居何處(五首)》裡也說，是長刀搗碎了春天的月光；春情蕩漾的神色在相似但不相等的世界裡，頻頻握手、擁抱。蘋果花還沒有搖曳，繁複的白梨花正上妝。群山之巔草木之心，茶樹一歲一榮，且把蚯蚓倒置，讓綠意浮空。了了分明，如如不動。惹醉了一山的梨花，蜜蜂收了割蜜的刀，蝴蝶扇着翅膀觸觸，嘴角流出幾多微微的笑。

春就是這樣一組又一組奇妙的蒙太奇。黑龍江作家王恕說得妙，春的蒙太奇太像大興安嶺半醉一夜，一夜之間達子香泣血怒放。目之所及，蒙古漢子將套馬桿割成淡紫色的雲朵，英姿颯爽。而簇擁着華花的劉海兒，像記憶的枝頭積滿了霞影。南來的候鳥們對野政拋出的媚眼不為所動，仍執拗地丈量着春的厚度。春天裡，每個人、每條蟲、每一種生物都將夢的角度不斷調整着姿態，以便更加鮮活。榆樹錢兒，捂着耳朵鑽進了草叢；野貓上房，跳起來依然夠不着飛鳥。兩株櫻桃樹或依或靠作情侶狀，那口大缸水影中月亮啾着星星。於是，春光進進出出，浩浩蕩蕩。

小說家韓少功

「中國館」，好幾個作家在一起，我趨上前去，和少功寒暄。並站在那裡合影了一張相。那時的我們，是多麼地年輕呀！笑容燦爛。給我的感覺是，他言談很親切，沒有大作家派頭。我在主編《香港文學》時，多次向他邀稿，他每次都應約助陣，為雜誌增光，印象很深。他像一隻候鳥，冬天在海南海口，夏天在湖南汨羅，平時過着種菜養雞的農田生活，非常平民化。有時打電話到海口，也找不到他；大概去農田了吧。陶然氣，冬天適合年紀大的人，但當年他移居過去的時候海南似乎還沒建省，可見他之遠見。

後來又見過他幾次，一次是在2006年9月，「兩岸著名作家行走樂川」，參會的人少，只有海口韓少功、北京蕭復興、上海趙麗宏、台北陳義芝、香港陶然，小型筆會，便於對話交流。記得我們幾個同場講話，少功妙語不斷，觀眾掌聲歡呼聲雷動。到了2008年10月，在「秋日行走蓉城……成都依然美麗」筆會時，我們又相逢成都，那時汶川地震過後不久，成都也受波及，傳媒疑

惑，筆會大約有向各方展示當時成都和都江堰的意思。那次筆會規模不小，許多著名作家都到了。記得遲子建、舒婷、趙本夫等人都在，我們相聚得很愉快。因為這樣的機會難得。以他的名望，自然接到許多地方的邀請。他也曾應邀到香港的大學客座。那年，他到香港浸會大學客座，我曾邀他去時代廣場的「洞庭樓」相聚聊天，吃湖南菜，別的人我不敢貿然，但知道他是湖南人，沒有不吃辣的道理吧！果然。最近一次見到，是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那晚《明報月刊》慶祝創刊五十周年，舉行的俄羅斯交響樂團音樂晚會上。當時觀眾還沒場，聚在大堂拍照聊天，我見有許多人都找他合影，沒好意思硬擠上前去湊熱鬧，只跟他打了個招呼就算。後來好像給一堆人招呼去合影，但照了照了，事後也沒人給我照片，我也不清楚是誰拍的。我想，攝影者焦點都放在韓少功身上，哪會旁及我們這些路人甲呢？想着想着，我不禁失笑了。



天才際遇

日本有一名25歲的天才太田三砂貴，智商為188，較愛因斯坦還要高，在五億人中才有一名智商如此高的人，理論上他的成就應較愛因斯坦要勝一籌，而且他長於繪畫、作曲、量子力學和數學，但今天的他卻是個潦倒的失業漢，不知如何融入社會。

在美國，智商167的天才Ted，今年72歲，他花一年時間便完成高中課程，16歲入讀哈佛，20歲讀博士時，輔導他的教授也不及他聰慧。他發表的學術研究無多少人能讀得懂，他極端地走到荒野獨自生活，且走火入魔策劃郵包炸彈襲擊，多人無辜死亡，最後被判終身監禁。

無敵最是寂寞，這些天才的智慧在學術上高人一等，但因不斷跳級在學業上超越同齡的同學，導致他們沒有正常的學習和社交生活，更沒有談得來的同齡朋友，這些天才大都



▲香港神童沈詩鈞以18歲之齡成為美國大學教授。

覺得孤單、無人了解。也因跳過了正常的學習階段，在情緒智商上都較幼稚，大都不懂得和別人相處和解決問題。

香港也有神童，大家印象較深的是沈詩鈞，他以9歲的稚齡入讀香港浸會大學，18歲已成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非終身制客座助理教授。沈詩鈞較幸運，有個同是天才在14歲已入讀牛津大學的父親沈怡謀助他安排生活，讓他在課餘入讀正規小學，過正常孩子的生活。

在香港曾轟動一時的雨夜屠夫林過雲的智商也很高，他就像Ted一樣走至了路，聰明才智用在罪惡上。

天才，是國家之寶，加拿大等國政府都成立專責部門去培育和照顧這些智商偏高的孩子，讓他們的天才能得以發揮，不致浪費人才，也不致淪為罪犯。還有父母的關愛至為重要，如果發覺子女孤僻，請多點關心他們，可能他們是個遺世獨立的天才！



台北的「真」書店氣質

是的，小狸還在台北。數日來，完全沒有計劃的「台北在地生活體驗」在回首復盤之下，發現活活過成了「台北書店生活體驗」——短短幾日間，認真「細逛」的書店竟然超過了10家，還外加一座「最美圖書館」。但是這也很順理成章呀，台北，最迷人處之一，不就是它無可比肩的「真」書店氣質麼？

「書店氣質」前的「真」很重要。有人曾說過，其實一座城市裡書店的氣質，就是這座城市的氣質。這話確實不假。遠的不說，「兩岸三地」每一個自覺有點分量的城市都少不了書店，但真能把書店做成風景，同時把市民素養「訓練」得與書店毫不違和，恐怕台北是最好的。

每天從新北進城逛書店，小狸都是選擇坐公車，晃悠悠的舊巴士上，小狸不止一次地發現全車竟然沒有一個人玩手機，相反，看書的見過好幾個。如果是坐捷運，滑手機的人會多一些，尤其是年輕人聚集的區域，但遠遠沒到香港北京地鐵上人人都是低頭族的程度。台北人，在普遍的互聯網迷失時代，似乎更抽離一些。是什麼使他們能夠抽離呢？小狸真覺得是書店，以及長久以來由閱讀習慣培養出的綜合素養。

某個周六下午，小狸路過敦南誠品，瞬間被眼前的景象弄得頗有些感動，只見長長的木頭走廊上坐滿了年輕人，他們沒有人說話，沒有人拍照，沒有人玩手機，都在安安靜靜地閱讀手裡的那本書，其時，陽光和煦，溫度宜人，正是一周中最黃金的娛樂時段。在



昨日

忽然看到韓少功為他新書《修改過程》接受申曉麗的訪談，眼睛頓時為之一亮，仔細一看，他說：「我寫了幾十年的小說，感覺愈寫愈不好寫。文學的處境也不太好，都在說『邊緣』，說『低谷』，不像1980年代，一度的朝陽工業，徵婚廣告都要爭相標榜『本人熱愛文學』。文學為什麼會失去大量讀者？我們可以埋怨很多讀者變得功利，沒有『詩和遠方』，但也不好反過來責己，我們的文學不是也做得不好？是不是逐漸喪失對現實的敏感性和解釋力？是不是愈來愈遠離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像一個老朽，多少做一點掙扎，可能這本書也並不成功……這不要緊。」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韓少功，不慌不忙，潛心做自己的事情。那時，有一度，他的小說《馬橋詞典》問世，引起一番爭論，他似乎也還很沉着，終於獲得肯定。他的這種態度，給我以他的文學追求的印象。

雖然久聞其大名，但是真的見到他本人，似乎是在2004年4月的「巴黎書展」。那時在